

◇七彩人生

合唱和美

[浙江]阿果

周二晚七点,32名合唱队员准时出现在文化馆排练厅。一身湖蓝色连衣裙的红老师步履轻盈地走到厅中央,“啪、啪、啪”随着她三声清脆的击掌,众人以她为中心默契地排成半环形两列。和长跑一样,合唱前要先热身,大家一丝不苟地做起头部旋转、颈部放松动作。入团时红老师就强调:“一个合唱团的水平,由团里表现最差那个决定的。”谁也不想成为影响木桶水平的那块短板。红老师善于让抽象的发声技巧变得可感,练声时放松肩膀,“两肩向身体两侧下沉,像要把肩膀放进裤兜里”;她教大家平时用“蚊子哼”“数葫芦”的方法练习气息,“气息对歌唱的作用,就像风对帆的意义,没有气息支撑,嗓子再好也唱不出动人的歌声。”

“五一”汇演,合唱团送上的是女作曲家瞿希贤编曲的东蒙民歌《牧歌》。男女四声部间没有争抢,只有恰到好处地谦让与配合。主旋明亮时,和声便悄然退到身后做支撑;和声铺展时,主旋又轻轻缠绕其上做点缀。没有乐器伴奏,纯粹人声交织出层次丰富的声乐织体,将草原辽阔无垠、羊群悠然信步的共生图景,淋漓尽致地铺展在观众眼前。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剧场,观众

们仍沉浸在这场短暂的草原穿越之旅中,三秒的寂静后,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

散场后,团员小李的妈妈拉着红老师的手,眼眶泛红:“我女儿生完孩子后就得了抑郁症,真没想到她还有这么一天。”红老师轻轻拍她的手背,眼里蓄满温柔与坚定,“她愿意来唱歌,肯定会越来越好。”

红老师曾是中学音乐老师,如今在一所幼儿园当园长。之前,有单位请她指导文艺汇演,她将一曲家喻户晓的《游子吟》编排成混声合唱,通过一唱三叹的歌唱传递细腻真挚的情感。这家单位的合唱团凭借这个节目斩获金奖后,不少观众想跟红老师学唱歌,一个民间合唱团应运而生。

上个月,红老师还带着合唱团去福利院演出。出发前,她细心准备了乐器玩具和蜡笔画本:“我们不是去表演的,是去和孩子们做朋友。”演出时,有个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突然跑到合唱队伍中。红老师走过去,轻轻牵住孩子的手,一起唱《小星星》。孩子的双眼闪烁出好奇的亮光。

前不久,云南的老陈给红老师发来了一段视频——画面里,二十多个男女在青山绿水间合唱曾排练过的《雪绒花》,三拍子的曲调,唱出同心圆的

温暖。老陈是合唱团的资深团员,去年回了老家,红老师不仅把自己整理的排练笔记、气息训练方法打包发给他,还经常通过视频指导他如何分声部。“红老师,我们合唱团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个人了,什么职业的都有,医生、公务员、搞电商的姑娘、卖菌子的批发商,还有做乳扇的阿妈,下个月,我们要去县里演出。”视频里,老陈的声音难掩兴奋。

红老师把视频转发到合唱团的群里,合唱团的团员开始有了新的梦——去云南,与老陈的合唱团赛歌。他们渴望与老陈手下的团员一同切磋发声的技巧,演唱《怒江大小调》《月亮升起来》《小河淌水》等经典民歌。当气息在腹腔形成奔涌的河流,当吐出的每一个字音,仿佛河流送出的一只只小船,均衡协调的声部,将消弭了浙江与云南之间的山海阻隔,汇成和谐、和美的心声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青春纪事

老黄为我打开的世界

[扬州]熊有明

那天推开教室门,一眼就看见老黄。他正背对着我,站在教室后墙的世界地图前,细心修补着。老式吊扇缓缓转动,风把地图边角吹得卷翘,几处边缘微微开裂。他先用指尖轻轻压平翘起的纸边,裁出宽窄合适的白纸条,细细抹上胶水,对准破损处稳稳贴上,再用掌心缓缓按匀,动作轻缓,一丝不苟。原本破旧的地图,经他细心修补,重新平整鲜亮,在墙上铺开一方清晰完整的世界。

这些年,我搬过好几次家,旧物丢了不少,唯独书房墙上的世界地图,旧了便换新的,始终不曾撤下。闲时抬眼望去,指尖划过熟悉的地名,思绪总会被拽回三十多年前的教室,拽回那张被老黄亲手补过的旧地图上。

那时的我,是班里出了名的偏科生。语数外三门主科一窍不通,上课坐不住、听不进,踢球倒是起劲。旁人笑我“正才不足,偏才有余”。

直到遇见老黄,遇见那幅旧地图,我的少年时光才被悄悄照亮。

我初学史地,只会死记硬背,学得又累又茫然。老黄见我钻了牛角尖,课后把我留在地图前,教鞭顺着山川地形轻轻一划:“历史是时间里的地理,地理是空间中

的历史,两者从来分不开。”

就这一句话,眼前的地图瞬间活了。

从那以后,我迷上了这幅地图。课上眼睛紧紧跟着老黄的教鞭,下课就蹲在墙前反复翻看、记忆。老黄还让我找来些半透明的纸,覆在地图上临摹,顺着海岸线勾勒,沿着经纬线描摹,认真写下一个个国家名称。我靠着一遍遍描摹,把近两百个国家名字,深深刻进了脑海。

我渐渐学会看地形知兴衰,望河流懂往来,偏科带来的自卑一点点散去,少年人的底气慢慢生长。

老黄从不说大道理,却总能不动声色地护着我的自尊。一次考试,我史地成绩亮眼,主科却依旧平平,心里满是闷闷不乐。他走到地图旁,指尖轻点格陵兰岛:“冰盖之下,也有坚硬的岩石。不必只盯着分数看。”

毕业20年,几经打听,我终于寻到先生的住处。小院清静,花木安然,老黄已是白发苍苍,神态依旧平和温润。我提起当年教室后墙上的地图,他淡淡一笑,竟从抽屉里翻出我当年描摹的地图草稿。纸张早已泛黄,笔迹稚嫩潦草,却被他妥帖收藏了多年。

老黄当年修补的,不只是一张旧地图,他用一幅图、几句话,为我打开了广阔的世界。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